中华古籍保护

00002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三十二下

侯官陳喬樅學

國家圖書館藏 天津圖書館藏書之章

尚書序

今文尚書第二十九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作大誓三篇

周本紀曰武王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盟津諸侯咸會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於衆庶

案詩正義引鄭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序言一月史記云十有二月周以建子爲正殷以建丑爲正周之一月即殷之十有二月也盟今本尚書作孟此衛包所改也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此孟字亦衛包所改）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此及下孟字謂亦當作盟）之孟津段玉裁云此蓋尚書作盟與左傳合故引左氏爲證不爾則當發明盟與孟古音同用之恉此義疏之體例也又大誓各本作泰攷僞孔傳云大會以誓衆王肅注曰以大道誓衆則其字本作大可知正義曰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據此正義似顧彪當隋時經已作泰而以俗說解之大讀爲大

而訓爲大之極太與泰同用此俗說然則知古文今文皆止作大誓史記作泰亦出後人所改矣

漢書律麻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於孟津

案志以伐殷觀兵爲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孟津爲十三年事與史記異說已見前大誓篇

白虎通誅伐篇曰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

尚書大傳周傳大誓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於先祖之遺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注曰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

尚書大傳又曰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鼗音符譟後漢書劉陶傳武旅有皃藻之士錢氏曉徵曰皃藻即鼓譟文異義同也杜詩傳將師和睦士卒皃藻魏志文帝紀注臣妾遠近莫不皃藻亦用斯語也師乃惱前歌後舞○注曰惱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

案段玉裁云此不言書曰而亦大誓文也大誓既後得於民間則伏生所無而大傳有其文者蓋如鄭君之言生終後張歐陽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也大誓不俟武帝末始出此其一證

又案詩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喬樅謂此鼗譟作鼓譟孳孳作孜孜是據馬鄭本古文大誓故字與尙書大傳及史記所載今文異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

○師古注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

案段玉裁云此即尙書大傳之周公曰茂哉茂哉也復茂同在古音第三部伏生董子同一今文尙書而字異攷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良賢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是年武帝即位財七年耳而董子已引大誓然則劉向歆謂出武帝末者誤也

漢書終軍傳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案傳言對奏上由是改元爲元狩段玉裁云按是年武帝卽位之十八年軍已引大誓則不得云武帝末乃出也

周頌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正義曰此皆尚書文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

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

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

案書正義引馬融書序曰大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叚玉裁曰尚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書傳皆作烏此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鵰此孔壁中本也馬曰鵰鷙鳥也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鵰當爲雅雅烏也此以後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烏者雕與雅形略相似故云當爲雅而訓烏也賈逵奏尚書疏云（尚書正義卷二）流爲烏此蓋分析烏雕異字之語逵所撰歐陽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三卷唐初已不在而奏上之疏尚存孔沖遠得引之

趙岐注孟子離婁篇曰書曰大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

案禮記檀弓上正義曰大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又詩大雅文王序正義引大誓說武王升冊（疑舟之誤）稱大子得魚卽云王俯取又大明正義引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又魯頌閟宮正義引大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喬樅謂孔之所引亦皆據馬鄭本所注古文大誓也王肅所注尚書亦與馬

鄭本同

周禮大祝注曰書曰王動色變○賈疏曰按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

案大祝疏又引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又伊耆氏疏曰今文大誓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賈之所引大誓皆據馬鄭所注本古文尚書也

詩小雅鴻鴈箋曰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曰今大誓文言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

案段玉裁云正義所引此必鄭注大誓之詞也

詩譜序曰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正義曰大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案詩小雅正月正義亦引尚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是古文與今文同攷說文三篇攴部孜字下曰孜孜彶彶也从攴子聲周書孜孜無怠此據古文大誓也故與史記所載今文作孳孳者異又十一篇水部涘字下云涘水厓也从水矣聲周書曰王出涘又十二篇手部搯字下曰搯捾也从手舀聲周書曰師乃搯搯

者抽刃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搯許引周書師乃搯郎尙書大傳大誓之師乃慆也鄭注大傳曰慆喜也大傳字从心說文引書字从手是今文古文之異字異而訓亦不同也段玉裁曰此引周書而釋之明周書搯不訓指如圍者升雲半有半無堲者疾惡也同一文法古音抽搯同在第三部明此搯爲抽之叚借又引詩以證之也詩淸人之搯亦訓抽今本徑作抽字則以訓故字改其本字也大傳本不與孔壁本同許所偁者孔壁本也如鵰烏之異

又案段玉裁云馬鄭王所注所引許叔重及孔穎達

賈公彥所引皆古文尙書之大誓也唐人以僞孔之大誓爲古文則不得不呼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爲今文大誓如以僞孔之二十五篇爲眞古文則不得不呼馬鄭二十四逸篇爲張霸僞書矣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〇師古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

又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案此所引書共二十五字上十字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辭下十五字師古云亦泰誓之辭也段玉裁曰

此正分別謂此十五字非牧誓之辭小顏時大誓見
存或譏其指牧誓爲大誓非也
又五行志成帝建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谷永
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
使〇師古曰周書泰誓也
又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傳於亡窮〇師古曰今泰誓之辭
白虎通諫諍篇尙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說苑卷二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
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
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者斥在上位而不
能進賢者退
案元朔元年是武帝卽位之十二年其時已稱大誓
則非出於武帝末年此又其一證也段玉裁曰史記
漢書白虎通說苑孟子注所引皆後得之大誓也劉
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獻之與博
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尚書正義卷一略
語與別錄同惟讀作讚文選四十三注移書讓太常博士曰
大誓後得博士習而讀之馬融書序亦曰大誓後得

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按後得之大誓與伏生二十八篇統爲歐陽夏侯尚書若顏師古司馬貞所見者則馬鄭本之古文大誓而謂之今文大誓者謂僞古文大誓爲古文則不得不謂眞者爲今文也此後得之大誓三篇唐已後既亡諸所引者皆散見於舊籍者也大誓伏壁無之武帝以與博士讀說傳以教人合二十八篇總之二十九篇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是也於伏壁二十八篇之外增爲二十九篇此以知得諸民間之大誓統爲一篇如般庚不分爲三顧命不分爲二也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是也古文尚書出孔壁中亦有大誓而分爲三篇合諸伏生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逸書十六篇析爲二十四共計五十八篇是以劉向別錄桓譚新論皆云五十八篇班氏作藝文志以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故云古文經五十七篇或疑孔壁無大誓三篇果爾則五十八篇五十七篇何以符合馬鄭王何以爲之注馬疑之而仍注之者夫固以壁中所有合於博士所習也馬云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王肅亦云大誓近得

非其本經馬王此論本屬疑所不當疑而僞孔氏竊取其說乃別造大誓三篇以實彼之僞凡傳記諸子所引大誓語盡組綴其中以衒此之眞梅賾上之孔穎達疏之於是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遂廢以至於亡孔壁書五十八篇僅存三十一伏書二十九篇仍存二十九良由作正義者用孔廢鄭之故也三篇伏孔正同若孔作鵰伏作烏鄭注讀鵰爲烏用今釋古此見其字亦有異處耳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預注今尙書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昭元年傳子羽曰大誓曰天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逸書

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韋昭注今周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

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應劭風俗通義過譽篇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萇叔曰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杜注今大誓無此語

成二年傳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

也

管子法禁篇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韋注大誓伐紂之誓也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合也襲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

禮記坊記篇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大誓尚書

篇名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孟子滕文公篇大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趙岐注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

案段玉裁云趙氏但守今文尚書而不見古文尚書故云爾大誓三篇伏孔並同若三篇內無傳記諸子所引之文則周書大誓不止此三篇之故也

萬章篇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趙注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墨子兼愛下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
西土
墨子非命上於大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
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
弗葆
非命中篇先王之書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
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
天亦棄縱而不葆
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
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僇僨務天下天亦縱棄紂
而不葆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之

案閻若璩曰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
古者墨子引大誓紂夷居一段是也今晚出古文於
弃厥先神祇不祀之下增犧牲粢盛既於凶德以合
箕子之言刪去天亦縱弃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
孟子書豈墨子別一大誓乎
尚同篇大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非命下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
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

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
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案帝字當是商之譌
案王鳴盛曰古人文字多用韵不獨周易老子爲然
其與人面語亦間以韵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
窮終韵協太誓曰我武惟揚一段揚疆張光韵協墨
子引大誓天有顯德一段亦有韵之文僞古文將天
有顯德二句及上帝不順二句别移之下篇又因上
帝不常二句别見墨子非樂篇已取入伊訓遂删去
之夫此二句在非命篇既謂之大誓則在非樂篇者
雖不言太誓其爲太誓可知乃以大誓入伊訓而於

此反删去古書一遭撏撦遂使用韵之文盡失其本
來面目矣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作牧誓

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

案梅本尚書敘作虎賁三百人百當爲千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呂氏春秋簡選貴因二篇亦皆云武王簡車三百虎賁三千以要甲子之事而紂爲禽皆與史記合後漢書順帝紀注引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其誤千字爲百與尚書序同江聲曰司馬法云

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稱虎賁之士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則三百乘當三千人矣宜据史記諸書訂正書敘之誤字段玉裁曰韓非子戰國策皆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惟風俗通皇霸篇云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與今本異周禮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虎賁言其勇也蓋周以此勇士滅殷後因之設虎賁氏此時周禮未備不必泥於周禮虎士八百之數以爲之說也喬樅謂段說是也應劭風俗正失篇引尚書與序正合當以正失篇言虎賁三千人爲是皇霸

篇言八百人蓋偶失檢耳

漢書律厤志云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曰周室

淮南泰族訓曰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風俗通正失篇曰謹案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之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

與紂戰於坶野

白虎通誅伐篇戰者何謂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說文土部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也从土母聲周書曰

武王與紂戰於坶野

案段玉裁云作紂者從今文尚書說文引說命牧誓序卽謂之商書周書也

論衡恢國篇曰傳書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

武王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周本紀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案古文尚書敘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與史記文異此古文今文之敘有不同也獸狩古字通用惠棟曰狩本古獸字何休公羊桓四年傳注云狩猶獸也攷隸釋張遷碑云張釋之律忠弼之莫帝游上林問禽狩即史記張釋之傳帝問禽獸事是碑亦以狩爲獸也段玉裁云淮南覽冥訓云狡蟲死高誘注曰蟲狩也漢石門頌云惡蟲弊狩即惡蟲弊獸也喬樅攷呂覽愼大篇武王克殷進殷之遺老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般庚之政武王於是復般庚之政是記政事即記般庚之善政而復之也書正義引鄭注云武成者箸武道至此而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鄭君已不及見其逸文殘闕僅存八十二字見於漢書律厤志而已今之武成乃晉人僞作耳

漢書律厤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又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

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

○師古注云祀馘獻於廟而告祀也

案段玉裁曰班云向子歆作三統麻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本志自此以下皆述歆說也歆時武成未亡故偁之若班時則武成已亡矣

又案律麻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渡於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又云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六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引武成篇三月既死霸四月既旁生霸云云爲證師古注曰亦今文尚書也不知武成篇今文尚書所無而孔氏逸書有之則律麻志所引乃古文尚書也師古誤仍枚本僞古文爲眞古文尚書故以此所引爲今文尚書此大謬也

又案逸周書世俘解云時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於周廟武王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入馘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懸首赤旂乃於先馘入燎於周廟若翼日辛亥祀於位用籥於天位粤五日乙卯武王乃於廡祀馘於國周廟皆與武成篇合是其事也

國語周語曰昔武王克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

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韋昭注曰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閒爲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於前一度星是辰星天黿

次名一曰元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謂周
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
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己未
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黿之首辰星在須女日在析
木之津辰在斗柄故皆在北維北維北方水位也顓頊
水德之王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今周亦木德當受殷
之水猶帝嚳之受顓頊也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
野之日夜陳陳師未畢而雨雨天地神人叶同之應也
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杖黃鉞右秉白旄時也黃鐘
所以宣氣養德使皆自勉尙桓桓也名此樂爲厲所以

厲六軍之衆也商紂都也文文王也底致也既殺紂入
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之多辠太簇
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
之粟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嬴內地名憲法也施施
惠舍舍辠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物亂
治也柔安也

尙書大傳曰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死武王皇皇若
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焉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
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
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有辠者殺無辠者

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
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
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
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
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
者散之況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
復徵乎○注云胥餘里落之壁
案通鑑前篇武王十三年引大傳此文全又記纂淵
海六十一引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憎人者

惡其胥餘注云出尚書大傳大戰篇是此篇皆大戰
篇之文也今攷篇中有封墓表閭發粟散財等事通
鑑前篇入之武王十三年中疑當在武成篇伏生書
經武成篇已亡僅存牧誓篇故附載其文於牧誓傳
別目爲大戰篇也
又曰太公曰罵女毋歎啞女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
史記張良傳良對漢王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
子之拘封比干之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
窮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
不復用兵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放牛桃林之陰

以示不復輸積○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大行山武王欲以爲三公固辭而不受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晉灼云桃林在宏農閿鄉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宏農有桃邱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

漢書張良傳良謁漢王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殷事以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息牛桃林之壄示天下不復輸積○服虔曰鉅橋倉名也○臣瓚曰鹿臺臺名在朝歌城中○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晉灼曰桃林在宏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案諸所言疑皆武成逸篇事也

淮南主術訓曰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釋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

又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

說苑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

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後漢書卓茂傳光武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

論衡藝增篇曰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如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喪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

焉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杵浮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論衡語增篇曰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非其實也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流杵也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

三國志鍾會傳會檄蜀文曰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又會上言曰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

三國志後主傳後主詔曰大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

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周本紀武王革殷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釋箕子之囚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宋世家武王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對以洪範九等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尙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甫釋箕子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

案據大傳則箕子承武王之問而陳鴻範在封朝鮮後是因箕子來朝而武王訪之也江聲云言以箕子歸者敘鴻範所由作也言立武庚者推原箕子所由歸也箕子之歸不但爲受周之封實感武王爲其君立後故也段玉裁曰三統厤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
按史記謂九年觀兵十一年滅紂作大誓牧誓武成

分器又二年爲十三年問箕子以天道劉歆三統麻則滅紂作洪範皆是受命十三年一年內事此其不同也攷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於微子按商書周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者今文尚書系周書者古文尚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

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

武王既勝殷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

周本紀武王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餘皆以次受封○集解鄭元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

案古文尚書敘封字作邦班下無賜字分下無殷之二字邦古封字也漢書嚴助傳云封內甸服封外侯服是卽周語所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誥敘云邦康叔張正義曰古字邦封同是已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西旅越葱嶺而來王

尚書正義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獻見於周

案尚書釋文獒引馬云作豪酋豪也是馬鄭讀同鄭注書敘云旅獒逸而馬鄭均知其訓者蓋此篇出孔壁中當時尚存於秘藏故馬鄭得見其文知爲獻見酋豪於周也獒豪音同古文叚借字江聲曰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彊則分其種爲酋豪是西戎無君名其長爲酋豪之明證王鳴盛曰漢書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罕开豪名靡當見又有大豪中豪小豪之別乃知羌戎稱豪訖漢猶然也僞傳以爲犬犬高四尺爲獒人家常畜左傳公嗾夫獒豈遠物哉郭璞注爾疋引此孔傳其時僞書已盛行矣喬樅謂今文尚書本有百篇之序疑作獒者古文尚書用假借字其今文尚書序用豪本字故馬鄭注均讀獒爲豪讀從今文也

淮南要略曰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彊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

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
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
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
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
楹之間以俟遠方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尙書正義曰鄭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
毛詩正義曰鄭注云以武王即位來朝
案周禮賈疏引鄭尙書序注與詩疏引同江聲曰旅
者遠人之稱旅獒及旅巢命皆以旅名篇皆以遠爲
義也王鳴盛曰魯語桀奔南巢韋昭注云南巢揚州
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文十二年左傳楚
人圍巢杜預注云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
巢城巢伯殷之諸侯鄭說殷制無子男惟公侯伯三
等荒服則無公侯概稱伯也

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

魯世家武王克殷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告於大王王季文王藏其策金縢匱中明日武王有瘳

案尚書釋文云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是馬所據古文尚書序亦與史記文同

又按三家傳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以金縢次大誥後尚書大傳次序亦然葉夢得云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歿後故也喬樅謂今文尚書敘百篇先後之次第據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以微子開代殷後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是書敘編次金縢仍在大誥之前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

周本紀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

魯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

案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克殷即謂誅武庚及三監之事也古文尚書以大誥次金縢後據尚書大傳則大誥在金縢前此今文古文篇

次之不同也

又案版本無命字唐石經初刻有後磨改段玉裁曰正義云云黜退殷君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故特言黜殷命也然則正義本有命字明矣此云將黜殷命下文云既黜殷命正相銜接釋文誥本亦作𢍏按汗簡集韻皆有𢍏字據汗簡四聲韻其字下从六非从廾也

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開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宋世家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案鄭注尚書序云微子之命亡

白虎通攷黜篇曰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絶之郎絶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

文三正篇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

三國蜀志後主傳注引鄧艾報後主書曰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

尚書大傳曰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先大夫曰文選思舊賦注引歌作禾黍蠅蠅於韵不協非也蓋緣篇首云云而誤當從學齊佔畢所引作

油油與仇協韵禮記正義引禾黍之油油爲箕子歌
亦誤禮記正義是據史記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大
傳以爲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爲有理不知司馬子
長何所据而與書傳抵梧耶

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
土作餽禾
周本紀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
所作嘉禾○徐廣音義曰歸一作餽
魯世家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
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案母疑是晦之壞字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異畒同穎
案古文尚書序作歸禾歸餽二字古相通用如古論
語作饋魯論語讀饋字爲歸是其證也歸餽古今文
之異史記據今文尚書本用餽字而周本紀餽作歸

與魯世家異者疑是後人轉寫依古文尚書改之觀

徐廣音義云歸一作餽可見舊書本是餽字也

尚書大傳略說曰成王削桐葉為珪以封唐叔

周公既受命禾魯天子之命作嘉禾

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次作嘉禾〇徐廣

音義曰魯尚書序云旅天子之命

嘉天子之命

魯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〇徐廣音義

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

案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魯作𢻱說文云𢻱古文旅

古文以為魯衛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𢻱故旅字

亦作魯也魯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董逌云魯古

文旅是已索隱乃云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

於文不必作魯此由不知魯即旅字見篇名嘉禾遂改魯爲嘉耳旅與臚通臚猶傳也旅天子命者謂傳天子之命也又漢書敘傳云大夫臚岱集注引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喬樅謂據孫氏瑞應圖言周公受嘉禾有獻之文王之廟語攷史記六國表云臚於郊祀漢書郊祀志載郊祀歌云殷勤此路臚所求又云遍臚驩騰天歌又云卉汨臚析奚遺則此旅天子命謂奉天子命獻於文王廟於義亦通

尙書大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

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又曰交趾之南有越常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常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辭不受謂越裳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正朔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

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注質亦贊也

先大夫曰案詩疏引大傳作德澤不加政令不施惟白虎通通典引政令作正朔當是傳本各異劉勰文心雕龍云尚書大傳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作列風淫雨列淫義當而不奇別淮理違而新異乃謂大傳作別淮攷太平御覽先引尚書說曰淮雨注淮暴雨之名也下又引尚書大傳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注云烈風東西南北來也澍雨暴雨也兩書兩注各不同則尚書說非伏生大傳而大傳作澍不作淮明矣藝文類聚天部引作烈風迅雨亦非而烈字諸書皆不

異鄭君亦無注則大傳作烈不作別又明矣恐彥和適見誤本大傳執以為說未可據也尚書舜典正義毛詩蓼蕭序周頌譜正義並引作烈風淫雨則唐人因彥和之語遂改從帝王世紀並易澍為淫耳毛詩周頌譜正義引越裳作越常裳常古通疑大傳舊本如此

案漢書賈捐之傳云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注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又王莽傳云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又曰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其語蓋皆本於今文尚書說及

伏生大傳也

說苑辨物篇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者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贄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者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

案鄭注尚書序云嘉禾篇亡是古文今文皆無之而漢時引有此文者此或壁中書於增多十六篇外別有殘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抑如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外九共帝告逸文皆載之伏生虞夏傳殷傳中未可知也漢藝文志攷證云大傳序又有嘉禾揜語今本闕則此語當即在嘉禾傳是亦本之伏生也惜今無可攷矣

後漢書南夷列傳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六年制

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生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

案此亦採伏生書傳之文

孫氏瑞應圖曰周時嘉禾三本同穗貫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國以獻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氣之所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獻之文王之廟

案此當亦本之尚書大傳今本大傳亡佚文闕不具耳

論衡恢國篇曰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鬯

風俗通十反篇曰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中論智行篇曰周公之為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扆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衛世家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案尚書釋文梓本亦作杍攷郭忠恕汗簡云杍古文尚書梓是古文作杍材今文作梓材也書正義引馬融注以康爲國名在畿內又引鄭元注以康爲號諡馬鄭說各不同江聲云逸周書康之爲諡有三誼故鄭以爲諡據史記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則是康叔當武王時實未有國迨三監既誅以其地封

康叔則康叔始封卽爲衛國也鄭說誠是馬說非也

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目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於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師古

曰康叔亦武王弟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

案說者以班志引書序云云謂康叔號曰孟侯與伏生大傳言天子大子年十八謂之孟侯誼異疑非用今文家說且所引書序亦與古文尚書敘不同喬樅謂地理志所引乃大誥之敘非康誥敘也據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班蓋引之以證三監耳其云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是班約大誥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及康誥序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之語非書序原文也其以康叔號曰孟侯者蓋本小夏侯說固之從祖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尚書知其家世是習小夏侯之學也

揚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

案諸家說多據劉向以中古文挍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謂俄空卽脫簡也段玉裁云此謂書序有百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尚書闕酒誥也凡後人所謂數篇同一序皆有有目無序者厠其間如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稷按其實則棄稷不統於此序所以作棄稷者不傳也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按其

實則疑至臣扈不統於此序所以作疑至臣扈者不傳也大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按其實則原命不統於此序所以作原命者不傳也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按其實則高宗之訓不統於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訓者不傳也尚書大傳以桑穀共生事系高宗之訓五行志引劉向說亦以桑穀系高宗不系大戊故師古曰其說與尚書同或者伏生差謬也今本漢書注譌作與尚書大傳不同酒誥梓材亦正此類以殷餘民邦康叔故作康誥一篇其酒誥梓材不統於此序故失其傳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亡也然至於久而闕則竟亡矣故曰今亡夫子

雲獨舉酒誥者舉一以例其餘也段說亦通足以備一解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雒誥

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業洛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案公羊傳宣十六年疏引鄭注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攷馬注洛誥維七年亦云攝政七年天下太和與鄭說同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佚

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周公作毋逸

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毋逸以誡成王

案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毋逸而兼舉多士則知此二篇周公同時所作故連及之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燕召公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

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漢書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孫寶傳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以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與孫寶所言畧同然則鄭君此注亦據今文尚書說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尙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賈逵左傳注云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卽淮夷也

案賈注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以證周有徐奄句也尙書釋文云政如字馬本作征云征正也馬本乃古文尙書而字作征者疑是讀從今文也敘言伐淮夷踐奄皆征伐之事則字當作征爲正政正古今文之異周禮均人掌均地政鄭注云政讀爲征禮記王制五十不從力征亦皆作政是古字通用之證釋文云馬本作征不言鄭本文異知鄭用古文本作政字與

隸古定本同也

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

周本紀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集解馬融曰薄姑齊地

案隸古定本作遷其君於蒲姑釋文云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馬作薄姑與史記合是亦讀從今文尚書也薄蒲聲相近故古相通用江聲曰左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奄與蒲姑相接壤遷奄君於蒲姑則如無遷據伏生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周本紀云遷其君薄姑然則薄姑奄君之名此敍當言將遷其君薄姑於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爲齊所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卽奄君也

漢書地理志曰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

案尙書大傳周傳金縢篇奄君蒲姑謂祿父曰鄭君注云元或疑焉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今攷闞駰十三州志說亦與漢書地理志畧同是蒲姑卽奄君故皆以氏稱之斷非地名也江說甚確

尙書大傳周傳曰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踐之云者籍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

又曰大夫有汙豬之宮殺君之地雖有美菜有義之士弗食

案踐奄周本紀作殘奄殘與踐亦通鄭注周禮引王霸記殘滅其爲惡誼皆訓爲滅也又漢書藝文志攷證云大傳序有嘉禾揜誥今闕疑揜卽奄之異文揜誥卽此將薄姑篇也曲阜孔廣林云成王既踐奄作成王政揜誥其卽成王政與孔說亦通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本紀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成王既絀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

周本紀成王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魯世家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案鄭注尚書序云周官亡僞孔氏僞造周官篇列立政後堯典正義云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周官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江聲曰案此事與上三敘相承次則事相聯接皆在周公攝政三年也立政

經云孺子王矣則是周公致政之後自當先周官而後立政宜從鄭本王鳴盛曰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時事此語必本於康成立政是成王即政時事自應在周官後也喬樅謂據史記周本紀亦多方周官相接魯世家亦以立政次周官後鄭本與史記正合知古文今文竝同是其次第確不可易矣

周禮小宰職注曰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鄭志趙商問曰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按據鄭周禮注及鄭志趙商問云云是周官篇雖亡而其遺文佚句或散見於伏生大傳周傳中故鄭君據以爲解而趙商亦得據以爲問也周官篇有立太師佚文十一字而作僞者卽襲取之以取信於人也又古文尚書序但云周公作立政而未著其義叚玉裁云凡言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皆讀尚書而義自見者也

賈子新書曰天子不喻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

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戒於齋不信於事此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敘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言語之道簡闒少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耽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此古天子

自輔弼之禮也自爲天子而賢智維之故能慮無失計舉無過事終身得中

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

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〇集解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案古文尚書敘肅愼來貢釋文云肅愼馬本作息愼云北夷也攷史記五帝紀北發息愼集解引鄭元云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是鄭本亦作息愼皆與史記合肅音近息古字通逸周書王會解北有稷愼亦卽息愼也賄爲孔本作俾釋文云馬本作辨江聲曰俾當作畀畀賜也書或爲辨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

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隸古定本凡俾字作畀與畀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為予或解為使唐天寶中詔以時字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為使者皆改作俾故此畀字正義本亦改作俾史記錄此文作王賜榮伯據賜義則字當為畀明矣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君子所不臣也

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以後世

服王化遂賓於四門獻其樂舞桀為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

三國志東夷列傳曰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旣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尙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死成王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

又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也

先大夫曰案荀子儒效篇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楊倞注云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

漢書劉向傳曰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

公葬於畢

案僞孔傳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厈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段玉裁曰案上文作蒲或作薄不作亳也喬樅謂段說是也鄭注書序云亳姑篇亡是孔氏逸書亦無此篇作僞者將何所見而鑿空妄爲之說其不足信明矣

周公既殁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禮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名篇在尚書今亡

案鄭君毛詩譜云周公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攷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是也

禮記坊記篇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緇衣篇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

又云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注云言出內政

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

案以上皆君陳篇之佚文也禮記傳自夏侯始昌與

大小夏侯尚書同一師承則是今文家之學也鄭君

注緇衣篇所引君陳云云本於禮家師說則亦今文

尚書家之言也

春秋繁露竹林篇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

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

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

皆若是

案王鳴盛曰坊記善則稱君引君陳云云善則稱親

引大誓云云取證大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

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僞古文以此爲成王語非

是惟艮顯哉鄭於坊記注本以爲臣口中稱美君德

之詞而僞古文乃作成王嘆美此臣語尤非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周本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中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集解鄭元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案尚書釋文云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攷隸古定本無之然則馬本蓋據今文尚書序補之馬鄭王皆古文本而釋文不言鄭王本有異則其本與隸古定本同可知也段玉裁曰按康誥當云康王之誥大史公於般庚曰三篇於顧命康王之誥別爲二篇皆依孔子序尚書語若依伏生書則皆不分矣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案隸古定本尚書策字作冊古今文之異也又畢下無公字段玉裁云按史記畢下有公字困學紀聞亦云尚書脫一公字然則宜據史記訂補之鄭注云畢命亡按亡疑當作逸

漢書律麻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

案尚書正義引策無胥書字惠棟曰逸書二十四篇有冏命愚謂冏當爲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麻引畢命豐刑十六字康成注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篇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段玉裁曰惠說蓋是也鄭云不同與此序相應七字一句謂序無冊命霍侯之事而篇中有之不相同也其下又有非也二字亦是鄭語謂秘書所謂畢命篇者蓋非畢命也古文疑信參半絕無師說此諸大儒所以不敢爲之注也但鄭親見此篇舊稱畢命則二十四篇有畢命無冏命可知矣王鳴盛亦云不同謂冊命事不同下別言與此敘相應引少一不字爾逸

篇是冄命霍侯此敘言冄畢公是不相應故云非也
謂逸篇非即此篇書也

穆王命君雅爲周大司徒作君雅
禮記鄭注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尙書篇名也
案叚玉裁云此注當云名篇在尙書今亡與君陳一
例
禮記緇衣篇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
小民亦惟曰怨○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資當爲
至齊魯之間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言也
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言民恒多怨
爲其君難
案尙書釋文云君牙或作君雅是尙書別本亦有作

雅字者牙蓋即雅之消借字故禮記從今文作雅也

穆王命伯臩爲周大僕正作臩命

周本紀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

漢書古今人表伯臩列上中第四等〇師古曰穆王太僕也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一尙書大傳冏命爲臩命

案說文夰部云臩从夰䀠周書曰伯臩許所引據古文也史記漢書所載據今文也是古文今文皆作臩字僞孔本作冏命釋文云冏字亦作臩王鳴盛曰䀠古文冏字俗人不識臩因其从䀠䀠是古文冏字遂

省改作冏釋文云字亦作臩陸德明在唐初尚見古
書此必槼字而俗刻誤也
又案段玉裁云說文夰部臩驚走也一曰往來皃从
夰𡖁𡖁下當有聲字又引周書曰伯臩古文𡖁古文
冏字按此七字不可解當作古文言伯冏五字如𡖁
𠔃古文言由𠔃之比蓋作冏者古文尚書作臩者今
文尚書是以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作臩今本漢書作
臦者譌字也尚書釋文冏九永反亦作臩臦亦臩之
譌字也臩俱往切亦俱永切冏今音在庚清部古音
在陽唐部又集韵三十八梗𡖁人名周有伯𡖁通作
冏此蓋說文古文𡖁之云故也又唐人文字亦用伯
景

蔡叔旣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管蔡世家蔡叔度旣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

案堯典正義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棐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依賈氏所本別錄爲次自當從之但此篇是成王時而列之穆王時書之閒明係篇第錯亂鄭姑仍其舊而不改耳

左氏春秋定四年傳祝鮀曰管蔡啟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書云王曰封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案段玉裁云左氏傳及禮記緇衣篇引尙書有也字者皆用其時語助加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闢作肸誓

魯世家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徐廣音義曰肸一作鮮一作獮○裴駰曰尙書作粊○索隱曰尙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卽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肸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卽魯卿季氏之費邑地名

案鄭注周禮雍氏及禮記曾子問皆引作粊誓皆三家之異文也說文米部云粊惡米也从米比聲引周書有粊誓然則古文亦作粊誓矣今書注疏本作費非是索隱以爲肸卽季氏之費邑然則費乃唐人所改也

又案堯典正義云孔以粊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今文篇第無可攷今從鄭編次列呂刑之前焉尙書粊誓序釋文云東郊不闢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顏氏匡謬正俗云粊誓序東郊不闢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闢古闢字闢訓開故孔傳釋云東郊不開不得經讀闢爲開段玉裁曰說文門部云闢開也从門辟聲虞書闢四門从門从𠬞今本釋文闢改作開非是陸不云舊本而云舊讀

謂其音也非謂其字也匡謬正俗云不得徑讀閼爲開閉字作闢亦謬陸顏二君皆正俗讀之非然則書序本作閼唐石經初刻從馬作闢尙爲不誤後依衛包改爲開字此衛包以前誤讀閼如開而字形不誤衛包以後竟作開字形與音俱非矣古文閉與闢古文開字所爭些子是以舊或讀開耳困學紀聞閉作闢誤也

甫命穆王訓夏贖刑作甫刑

周本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詩大雅崧高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

案段玉裁曰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八字一句謂呂侯命穆王也鄭注緇衣篇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與此一例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形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作晉文侯命

案僞孔本尙書作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本無平字錫馬本作賜據馬本無平字則知古文尙書不以此爲平王錫文侯仇其說蓋與史記同也

新序善謀篇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師逆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

案劉向新序說與史記合是漢人舊義皆以文侯爲文公重耳後漢書丁鴻傳言召見說文侯之命篇李賢引平王文侯仇事爲證恐非其指也叚玉裁曰按史記自序曰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是據今文尙書劉向新序亦稱晉文公之命皆用今文尙書說也如金縢篇多用周公以天子禮葬魯得郊祭之說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秦本紀繆公敗於殽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風俗通山澤篇殽在宏農黽池其語曰東殽西殽黽池所高

案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黽池縣云有二殽所謂東殽西殽也蓋二殽之地於黽池爲最高故曰黽池所高也

尙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孔子問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壞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則可發憤慷慨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闚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某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案鄭康成書贊云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攷楊子法言云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此三科之條也堯典正義謂馬融鄭康成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是虞夏同科也正義言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爲商書故商書有四十篇僞孔氏并於允征之下以爲夏書則商書惟三十五篇非是五家之教說者不一愚意以五家之教謂唐虞夏商周也論衡正說篇云唐虞夏商周者說尙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

矣是以唐虞夏商周爲五家也儀禮疏引書傳云夏后氏主教以忠文選運命論注引書傳云周人之教以文然則伏生大傳當必有說五家之教語惜賈公彥疏李善注所引大傳文不具耳竊意唐堯之教蓋以讓虞舜之教蓋以仁殷人之教蓋以寬班固藝文志言道家者流合於堯之克攘今觀堯典一篇敘遜位及命官事舉朝無不克讓者是本於堯之教也大傳言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天下稱仁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是舜之教以仁湯之教以寬也或曰伏生與歐陽大小夏侯四家爲今文之學其一則孔氏古

文之學也一曰五家五行之家謂洪範五行傳也後漢書桓榮子桓郁傳言顯宗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挍定於宣明殿注引華嶠書曰帝制五行章句是其證也

中華古籍保護

又案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又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今攷二十九篇者堯典一臯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鴻範十一大誥十二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雒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鮮誓二十五甫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其一卷則百篇書敘是爲二十九卷歐陽經三十二卷者益以大誓三篇故也又攷漢武帝建武元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見於漢書儒林傳贊尚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注引七畧同且曰今大誓篇是也歐陽爲博士在武帝末當時既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則卽錄大誓三篇合入今文尚書矣此歐陽經之所以獨多三卷也大小夏侯之立博士在甘露以後儒林言夏侯勝又從歐陽氏問從子建又師事歐陽高歐陽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特并大誓三篇爲一卷而不數百篇之序故仍爲

二十九卷堯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夫

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非伏生之舊乃夏侯之本也

石經以夏侯尚書爲主故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若伏

生元本則無大誓而併敘爲二十九篇此今文篇數

之可攷者耳

又案鄭康成書贊云序者孔子所作攷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志亦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又儒林傳云孔子干於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劉歆移書博士說亦同也尚書正義云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馬鄭等本皆以序總爲一卷附於經後是孔氏之舊亦卽伏生之舊也僞孔氏分置敘於各篇之首始失其舊矣

又案段玉裁云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書十六卷併書序而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閒未知即用書序與否而大史公臚取十有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閒絕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篇哉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𨞩紂受牧坶行狩歸獸異母異畝餽禾歸禾嘗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息愼肅愼伯檕伯冏肸誓獮誓粊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尙書古文尙書之異也

又案百篇之敘近儒戴震古今文尚書辨言序爲伏書所無王鳴盛尚書後案言敘亦從孔壁中得以今文二十九篇其一爲大誓先大夫著左海經辨辨今文尚書有敘伏生二十九篇幷敘而不幷大誓討論經典立十有七證以明之夫三家尚書有序則伏生所傳不得謂無敘伏生所傳有敘而大誓乃後出則伏生二十九篇不得不以百篇之敘當其一也喬樅謂漢儒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此蓋言二十八篇之次皆總於敘象二十八宿之次皆繫於斗故以二十八宿喻二十八篇以斗喻百篇之敘也尚書今文古文皆有敘今文之敘總爲一篇古文之敘分爲二篇何以驗之案鄭君書論據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攷尚書始堯典終秦誓凡百篇而書緯言百二篇者幷敘數之也周易六十四卦經傳皆分上下尚書百篇經當分爲上下百篇之敘亦分上下故曰百二篇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

首尾凡百兩篇成帝時求其能通古文者霸以能爲
百兩徵以中書挍之非是如向書非有百兩之數張
霸豈能鑿空僞作以售其欺而平當周敞又豈遽爲
所欺而勸存其書乎書緯之言確然可信故鄭作六
藝論據而用之書疏乃以爲時有張霸僞造百兩篇
而爲緯者附之其說誤矣

又案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鄭注書敘逸十六篇之目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城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後九共九篇分爲九則出八篇故爲二十四篇其同於今文者又以般庚大誓皆分爲三顧命分王君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故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四十六卷者古文同於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序爲一卷大誓爲一卷逸

十六篇爲十六卷此併百篇之序而言之也五十七篇者今文經二十八篇序一篇大誓一篇古文分爲三十四篇又逸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篇追後武成一篇亡於建武之際藝文志據其現存者而言故云五十七篇此亦併百篇之序而數之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四十五卷者除序言之五十八篇者併武成一篇數之也馬鄭雖傳古文然其所注者惟三十四篇其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故馬鄭二君皆無訓解然則孔氏古文非有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以考校之則亦無從誦讀是尚書

所賴以勵存者伏生之功與同不朽矣

中华古籍保护